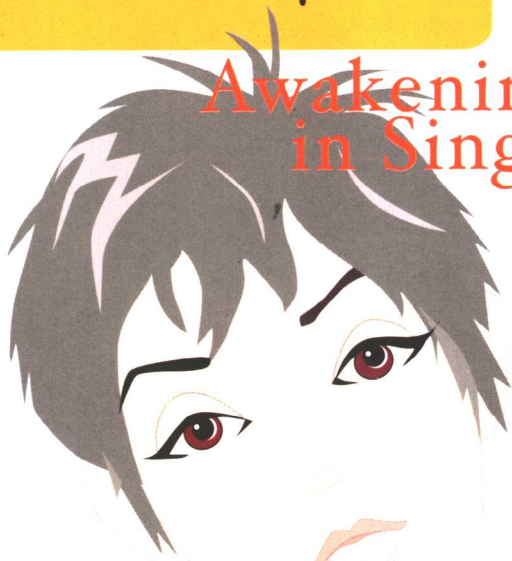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加坡的早晨 我醒来

周晓雁 著

Awakening
in Singapore



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

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

周晓雁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/周晓雁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02.12

(红鼠标丛书)

ISBN 7-5391-2216-1

I.新... II.周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95546号

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/周晓雁

责任编辑 彭学军 彭友盛

装帧设计 汤 靖

插 图 周晓纓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, 邮编: 330025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

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67千

书 号 ISBN 7-5391-2216-1 / I · 521

定 价 13.80元

(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, 电话: 0791-6524772)

目 录 *

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

第一章：被赶出物理课

001

一支粉笔越过前排学生，准确无比地砸在倒数第二排的我的头顶，老夫子仿佛学过武侠小说里的“乾坤大挪移”，突然就站在了我面前，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着我的鼻尖：“喂，在走什么神！42分！”

第二章：得罪了肥医生

024

我有些诧异她指指自己的鼻子，她点头：“对。没错，就是你！快来！”她使劲地招着胖手，就差眼里没泛出泪花，否则真好像我是她失散多年却陡然相遇的什么亲人。

第三章：我要出国了

037

“别说了，我愿意出国！”我大声宣布。可以离开厌倦的校园，不用面对物理老师、教导主任；离开管教过松与过严的父母，离开这个并不快乐的家庭，自由自在到国外去独立生活，对我未尝不是幸福，不是好事。

第四章：网上的手相

062

“没关系，你就说我是你15岁的堂弟，我这手细皮嫩肉的，她哪知道真实年龄呢？”爸爸好自信地。

看着他那骨节粗大、青筋显露的大手，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老爸真的很可爱。尤其是当他脸皮厚的时候。

第五章：又惹哭了妈妈

078

“妈妈！我知道你希望我出人头地，成名成家，光宗耀祖，那才是你认为的高尚的人吧？你把一辈子未了的理想/心愿全押在我身上！我拿什么来为自己活呢？我自己的愿望呢？你这么自私自利，生我只是为了弥补你人生的败笔和不如意吗？”

第六章：网友小米成了同桌

094

我只是颇受震惊，傻傻地看着她身边的新同学米智成，不，应该说是我的网友小米，他既不是我一直以为的可爱小女生，也绝对不是他自称的孔武有力的大汉——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却宽度厚度惊人的胖男生，穿着一身大红的运动装。

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

*Awakening in Singapore

104

第七章：异国来的网友

“嗯……新加坡可以打工吗？”小骅一副求知若渴的表情，问得挺像一个学习委员什么的角色，还故意装我昨夜的口气。

“一))) ##%……—*#¥%))) ——) ——！”顶点很高兴地把旧答案重复一遍。

126

第八章：第一次去酒吧

“先生啊，请吧！”其中一个扑扇着假睫毛，用一种油腻腻的娇声，向我示意眼前的饮料，丝毫不觉得她低三下四地跪着有一些可悲。

141

第九章：爸爸病了

我仔细看了看爸爸，发现他整个人发黄——眼珠、皮肤都很明显。

“老爸，你看起来简直就是三级片——好黄啊！”我说。

“去你的！老爸这叫烟熏妆，继晒伤妆之后最流行的一款！”他还在那里卖弄。

168

第十章：我爱我的家

没有人回应我的话，却不约而同地，他们都紧紧握住了我的手，左边的温暖粗壮，是爸爸的；右边的柔软修长，是妈妈的；突然间，我的眼里有一种热泪要奔流汹涌的酸楚，心里却满当当地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……

191

第十一章：新加坡啊新加坡

“呀，你们中国人，女的来干什么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们男的也来，来干什么呢？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去你妈的！死老头！”我挂断了电话，气得全身哆嗦。

215

第十二章：泪在异国网中央

可是，我仍然醒了，还居然是让阳光照醒的，我在一片温暖中睁开酸涩疼痛的眼眸，窗外有新加坡特有的乌鸦在呱呱叫着，好像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那些悲伤并没有发生过。

一 被赶出物理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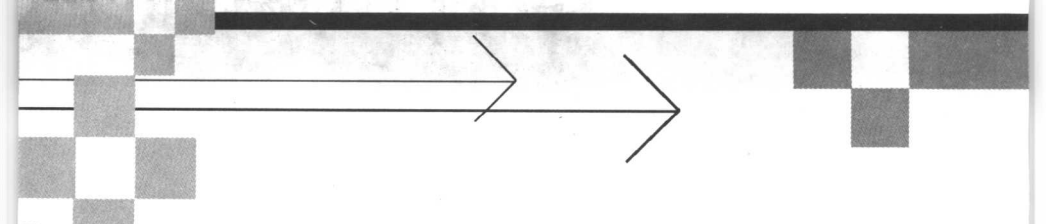
拿我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的套话来说：这是六月的一个清晨，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。我们应该快乐地和小鸟儿放声歌唱。

可惜我不是长躺在海边椰树下的吊床上摇荡，也不是端坐在自己房间的电脑前上网，只能坐在死气沉沉的教室里，听物理老师讲解冗长无味的试题。谁叫我是一个16岁的高一男生呢？这注定我必须别无选择地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学习与高考，早已是我们惟一的生存目标和意义。这样的日子，真不知何时才是尽头。

在我们这所全省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里，老师们不是名师就是严师。我们的物理老师陈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不但著名得让学生家长及优等生们趋之若鹜，而且严厉得让我们这些中下等学生噩梦连连。这是一个矮小瘦弱戴了副超大眼镜的老夫子，在我看来，他最醒目的地方，不在于他的教育方法或者质量，而是他自己本身很有点心理问题，从来上课时间都喜欢唠叨一些莫名其妙的和课程无关的东西。

这不，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斜面之后，他突然放下粉笔，扶住眼镜将全班鸦雀无声的50个学生扫视了一遍，然后没头没脑地开口：“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呢，我不点名，他(她)自己心里知道。”

除了阿呆在继续发呆之外，同学们都莫名其妙地地面面相



觑，不知他在说些什么。

陈老师冷冷一笑，拿起粉笔，边继续画图边说：“质量为 m 的物体，在平行斜面向上的外力 F 作用下，沿倾角为 θ 的光滑斜面，以速度 v 匀速上行时间 t ，那么，请问……”

大家都在凝神做着笔记，他又突然话锋一转：“那个人呢，就不要听了，不要假装勤奋的样子，你都不尊重老师的啦，还要学习干什么！”

同学们都吃惊地停下笔来，互相猜疑打量，有几个心虚的差生低下了头，有女生在窃窃私语：“说谁哪？”“谁惹他了？”

老师又扫视全场，哼了一声，继续讲课。讲了一会，又停住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愤然道：“这个人，昨天下午放学之后，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马上回家，而是留在学校玩双杠。然后，当他走过教师宿舍的时候，看见了地上的几件衣服。这些衣服呢，上面带着衣架，很显然，是人家晾在阳台上，被风吹落下来的，而且最上面的一件，就是陈老师我经常穿的中山装，而且当时，只有我从4楼阳台往下张望找东西。这个人，这个人啊，老师教了你将近一年，你不会不知道4楼是我家，更不会不知道全校老师只有我穿中山装。我亲眼看见，你抬头看着我，然后几大脚从我的衣服上踩过去！别以为老师我老眼昏花，看不见你是谁，我看见了！还看得清清楚楚！我家里是全自动洗衣机，我怕你踩么？可是你这种行为，让老师寒心！你最好是自觉道歉，要不然……”

同学们还是面面相觑，没有谁是一副被他抓住的亏心样。老夫子多半真没看清那是谁，说不定还根本就不是这个班上的学生，他不过在虚张声势，打算采用攻心战术，抓出那胆大妄

为的倒霉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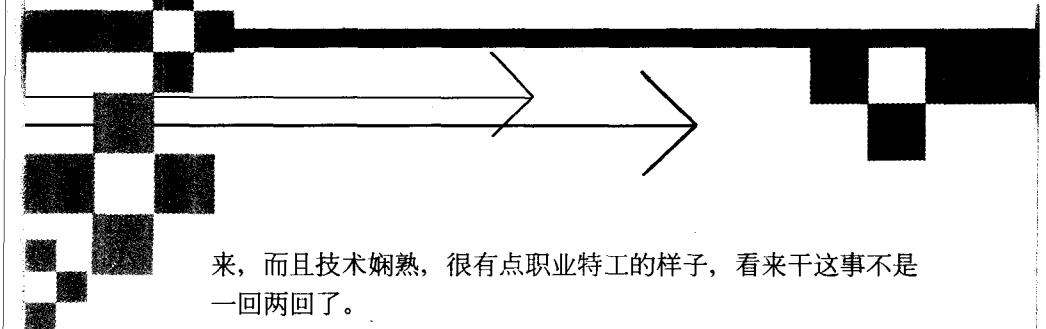
我叹一口气，提笔装模作样在笔记上写了“变态”，是的，我觉得他的这类举动，只有“变态”这个词语才能精辟概括。

苍白瘦弱的同桌林凌一直在奋笔疾书，我怀疑这喜欢机械认真抄笔记的乖乖女会把陈老师的“有一个人”全文照抄，所以特地偷看一眼：“量质为 m 的体物，在平行斜面向上的……”我忍不住要笑了，她近来不知怎么搞的，老是把词语倒着写，“质量”为“量质”，“物体”为“体物”，注意到我的目光，她有些惊慌地把笔记往自己那边拉了拉，且白了我一眼，我对她报以我著名的“阳光般灿烂的笑容”。这不是我自封的，是一个女孩写给我的匿名信上说的。

说起那封信，我还是挺生妈妈的气。上个星期天的下午，表姐阿黛来了。妈妈坚持不要她去厨房帮忙，也破天荒进房间叫我出来，恩准我不需要做她每天布置的习题，让我和阿黛姐在客厅聊天。我打算给阿黛姐看我才发表的一篇文章，等我轻推开自己的房门，竟然看见此时该在厨房忙碌的妈妈，正围着围裙站在我的书桌前，开了桌上的台灯，握着那封楼下门卫才送上来的、我还没来得及拆的信件，对着灯光在照着，看来很好奇里面的内容。

以为她只打算这样检查一下，我就没有做声，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。

她看了一阵，却从围裙口袋里，掏出一把我从未见过的晶亮小刀，比划了一下，就手脚麻利地挑开了信封，拿出信纸看了起来——看来我是低估了自己的老妈，人家不但是有备而



来，而且技术娴熟，很有点职业特工的样子，看来干这事不是一回两回了。

我一直以为，母亲虽然在学习上对我管教严格，但还是给了我思想上起码的自由与信任。这个发现让我有些震惊，也不知该怎么做好，后退了几步，弄出了一些声响。

妈妈手忙脚乱地将信和小刀塞进口袋，转过身来，居然神色自若，没有一丝慌乱，还指责我：“小伟，你怎么这样懒，书桌很乱，电脑屏幕上也全是灰尘。阿黛要是看见了，肯定会笑话你的。”她边说边收拾桌子，还居然从那个揣了我的信和作案工具的围裙口袋里，变魔术般摸出一块洁白的抹布，开始擦我的电脑显示屏。

我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母亲，有一种看见一个演技惊人、该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后被埋没在民间的惋惜。

我故意走上前去，在桌上的书堆里翻翻找找，妈妈仿佛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找什么呢？”

“我有一封信呢，打算给表姐看看，哪里去了？”我也装作漫不经心地说。心里暗暗好笑我们母子的合作剧目。

妈妈却巧妙地把球推给了我：“什么信？你这孩子啊，东西总是乱丢，自己好好找吧，我没看见。妈妈要做饭去了。”

她步态轻盈地走掉，留下我像个傻子般呆站在那里。

妈妈真的艺高到令人叹为观止，那天接下来的时间，无论我在吃饭，还是在和阿黛姐聊天，我无时不在注意妈妈的举动，没发现她再进我的房间，可是，待阿黛姐告别走掉，我转身回房，就看见了那封信，它好好地放在书堆之上，仿佛从来就没离开过。

这一回，换成我把它拿到台灯下照来照去了，信的封口处，有很微小的撕裂痕迹，已经用胶水细心粘贴过了，胶水也已经被小心地弄干了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，真的是伪装得天衣无缝。信封上的字迹很俊秀，看来像是女孩子的字体，落款处写“内详”，收信人她还不是写“王俊伟 收”，而是写“王俊伟 亲拆”，就是她的这些小心翼翼，害我就是不能“亲拆”。

我回头朝房门看看，摇摇头，拆开了信件。

令我气恼的是，里面空空如也！

“妈！妈！”我开始大叫。

妈妈穿着一身米白色的刺绣真丝睡衣，戴着细边眼镜，雍容华贵地走了过来，满脸的不快：“小伟，你怎么总是这样！大喊大叫的，叫邻居都听见了，像个什么样子？！”

妈妈的口头禅永远是这三句话，“你总是这样！”“我知道你的！”“我是为了你好！”

“我要我的信，我有这自由。”我看也不看她地说。

“什么信，你手里拿的不就是？”她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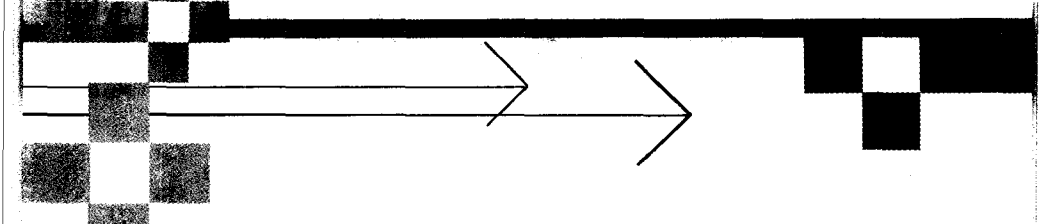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知道这信不是空的，请您把里面的信纸给我。”我尽量心平气和。

“你这孩子在胡说什么？”妈妈居然打算装糊涂到底。

“我亲眼看见您拆了我的信，还把信纸拿出来看了。还给我。”我对她的说谎简直有点失望，语气开始不耐。

“你这孩子，怎么对妈妈这么说话！”她似乎是对我的失礼绝望了。

“妈，我知道您怕我做错事，可是，我不是囚犯，囚犯都可以通信自由，我怎么连信都要被没收呢？不过是一封信罢了，



能是什么大问题？请您还我！”

“我是为了你好！”妈妈的口头禅来了，“你才读高一，学习都弄不清楚了，就学人家去谈什么恋爱，简直不像话！妈妈为了你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现在居然这样！”她竟然开始落泪。

“什么谈恋爱？你又受了什么委屈？妈您在乱说什么啊！”我快被她的胡言乱语给气疯了，同时也被一贯冷静刚强的她少见的眼泪吓了一跳。

门口响起了开门声，然后是爸爸稳健的脚步声，再然后是刘叔的大嗓门：“冷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又来打搅了！今晚啊，是我叫王总在外面吃饭的，您不要生他气噢！”

正在哭泣的妈妈马上擦干眼泪，换了优雅的音调回答着走出去：“没有关系，老刘您请坐。”她没有忘记温言软语地问爸爸：“王翦你们喝酒了？要不要我去厨房煮点糖水给你们醒酒啊？”

妈妈永远都是这样，在外人面前端庄娴雅，美丽温柔，和爸爸是一对情深伉俪的模样，只要没有外人，她对爸爸就冷若冰霜，多年来一直这样。

记得我10岁那年，因为妈妈一直闹着离婚，父母不断地吵架，我一气之下，提着厨房的菜刀放在脖子边，对着他们大叫：“烦死了！天天吵！再吵再吵，我死给你们看！”那以后，他们不再吵架，却换成这种奇怪方式来相处。真不知别人的父母怎么就可以和睦相处，我的父母就得这般演戏一样。

刘叔的大嗓门在客厅又响起来：“小帅哥！在干什么啊？听见刘叔来了也不出来打个招呼？”

我笑着摇摇头，走出去：“刘叔好！”

“你好！小帅哥！还在学习吗？”高大魁梧的刘叔一把拍在我肩上：“这小帅哥哦，又长高了，怎么样，有1米82了吧？”

我摇头：“还差一点儿，只有1米81。”

刘叔说：“哦，还好，还差你刘叔3公分。你小子，别超过我家晓懂太多，他才有1米69。怎么搞的，老爹这么高胖，儿子却那么矮瘦。哈哈……”

他自以为很幽默地笑了，发现我们一家三口都没笑他才住了嘴。

妈妈用托盘端上了三碗莲子糖水，笑语盈盈地给了刘叔一碗，再柔情似水地给了爸爸一碗，刘叔啧啧地夸赞：“王总啊，你真有福气，娶了这么个天下无双的好太太，漂亮，有文化，又出了很多书，下得厨房进得厅堂，简直是让人羡慕啊。”爸爸很受用地听着，微笑着，看着妈妈。

当妈妈慈爱地递了一碗给我时，我淡淡地说：“不想吃。”有些赌气的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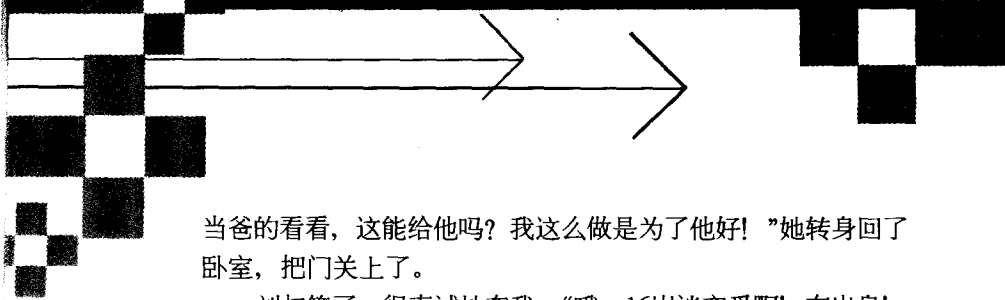
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有些担心地说：“孩子，你不是生病了吧？”仿佛我们没有过争执。

她越假装没事，我越生气，干脆地说：“我不是生病，是还在生气！”我讨厌配合她在外人面前演戏。

她被我吓了一跳，刘叔则感兴趣地插嘴：“哦，小帅哥生谁的气？”

爸爸也转头看着我：“小伟，你说什么？”再转头问妈妈，“冷澈，你们俩怎么啦？”

妈妈冷了脸放下碗，径直走进自己的卧室，拿出了信纸，递给爸爸：“你的宝贝儿子，生气我把他的恋爱信没收了。你这



当爸的看看，这能给他吗？我这么做是为了他好！”她转身回了卧室，把门关上了。

刘叔笑了，很真诚地夸我：“哦，16岁谈恋爱啊！有出息！和我当年差不多！”

他凑近爸爸，边看边大声念：“王俊伟，你好！收到这封信你也许会很吃惊，也许想问两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怎么知道你家地址？我可以告诉你答案，第一，你认识我，第二，我很多次放学都跟在你身后，看着你走进家门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很喜欢你那阳光般灿烂的笑容，我会一直支持你，关心你。永远。小米。”

他呆了半晌，回头问我：“这就完了？小米是谁？这还不是女朋友啊，只能是单相思。你妈妈想得太多了吧！哈哈……这儿子帅了就招女孩子，难怪你妈妈紧张你……”又很有些自卑似的自言自语，“我家晓瑾怎么还没收到过女孩子的信呢？这可不行……”

我呆在那里，想不通几个问题，第一，我不认识叫小米的人，谁是小米？第二，妈妈的逻辑思维有问题，在她看来，这封莫名其妙的信是我早恋的证据？第三，为什么我这封信的曝光顺序竟然是妈妈拆了、爸爸看了、刘叔念了，最后才是我听了？

爸爸笑着把信还给我：“你妈妈，有点小题大做。不要和她生气，女人嘛，总是这样。小伟你长大了，开始有人喜欢你，说明你优秀，而不是你有错误。要不要收藏起来做个纪念？”

刘叔在一边建议：“要不，我找个人给你把它裱起来？哈哈……”复又话题一转，“好小子，真是虎父无犬子，你老爸是

咱们地产界的师奶杀手，老白马王子，你是教育界的少女杀手，小白马王子！”说完往我肩膀上又是一记老拳，然后自顾自地笑得满脸开花。

老爸居然也听得洋洋得意，很受用刘叔这马屁的样子。

这就是我家的奇怪家教！老妈神经过敏严厉非常，是最严格刻板的那种家长的典型；老爸放任自流宽松过度，是最开通甚至是没点正经的那种家长的范例；他们简直完全是两个极端，我夹在中间忽冷忽热，早晚会弄得人格分裂、精神崩溃。

不过这是他们的不同个性造成的。爸妈本来就是天壤之别的两种人：妈妈是湘雅大学的语文教师，孤傲清高，爱好钻研学业，出版了不少专业书籍，从来没停止过对事业的追求，四十三岁了还在攻读硕士学位。对我难免要求过高，从小到大就给我留意各种补习班学习班，检查作业，布置额外作业。总希望我出人头地，成名成家。

爸爸呢，是万仲房地产公司的总裁，时髦前卫，幽默搞笑。有时喜欢臭显有钱，领导吃喝玩乐穿着打扮上网各种潮流，在他的小圈子里，俨然像一个黑社会老大，引得他公司里的手下，比如经理刘叔之流对他很是崇拜。会同意我的很多观点，经常和我开玩笑。总是赶着时髦给我买名牌服装、随身听、电脑、DVD，对我的未来却好像没什么大志向。

其实，让妈妈视若洪水猛兽的女生来信，我已经收到过数次了。不过那是在教室的抽屉里，或者是邮寄到学校传达室，不可否认，我每次看了都有些高兴，就像爸爸说的，有人欣赏并不是件坏事。我也会和其他男生一样，关注好看的女孩子，

爸姆，本来就是天壤之别的两种人……



可是对于我来说，恋爱是很遥远的事，我讨厌去想一些和我现在的年纪无关的事情。妈妈真是瞎操心！

一根粉笔越过前排学生，准确无比地砸在倒数第二排的我的头顶，老夫子仿佛学过武侠小说里的“乾坤大挪移”，突然就站在了在我面前，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指着我的鼻尖：“喂，在走什么神！42分！”我倒没有什么，可怜的林凌却吓得文具盒落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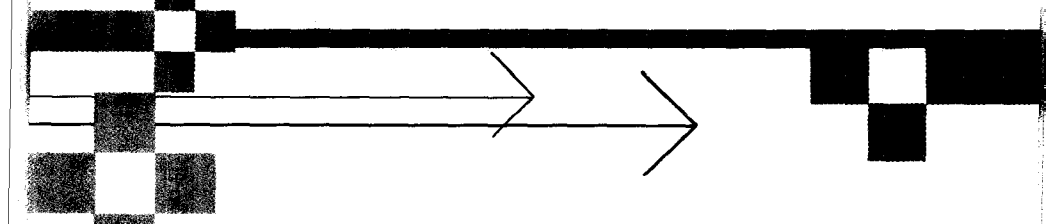
42分是我上次物理测验的分数，陈老师一贯自以为幽默得不行，喜欢以分数命名他的学生，认为这是个好得惊心动魄的鞭策差等生、激励优等生的方法。

我低头不语。这是他喜欢学生做出的反应。

“我记得你原来叫过43，又叫过44，现在叫42，就是不三不四！”他没有打算就此作罢，班上同学发出一阵笑声。

我的脸开始发烫，没法为自己辩解，因为我物理真的很差。但是这并不证明我不努力，我曾历时3个多月每天花两个小时看物理书做物理题，也曾经多次上过妈妈指定的各种物理补习班，可是没有用，什么阿佛加德罗常数，什么动能势能，看到这些我就头痛。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物理题里有那么多神经质的质量为 m 的人，要在行驶的小车里相对地竖直跳起，要在静止于湖面的小船上从船头走向船尾，害得我们要计算这该死的小车速度，该死的船在水平行走的距离。为什么要操心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？这不是有病吗？这和我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？

我相信每个人生来就没有学习某一门知识的神经，也生来就有某方面的天赋，我们的教育却要主观强迫每个人都全面发



展，扼杀天分兼浪费时间，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。哎，要是小学就和大学一样分专业，且有一种电脑仪器，可以在一个人进小学的时候，就精确分析出他的天赋所在，让他只需要接受这种相关教育及一些其他日常生活的基本教育，比如说总考90分左右的魏博专修物理，我专修文学，林凌专修美术，阿呆专修电脑游戏设计，我相信，每个学生都是优等生，都很快乐，都会成名成家贡献突出，社会也会更加进步，可惜我是在痴人说梦。

“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不三不四？”陈老师还在意犹未尽，看来今天的废话又要占去大半上课时间。

“关于这不三不四，我要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小故事。”他开始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我皱了眉看着他，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细眉小眼的魏博回头看着我，轻轻摇头，示意我不要和老夫子冲突。这个年级第一名的优等生，和我这个中等生，还有阿呆这个坏学生，令人难以置信地是从幼儿园开始玩到现在的三个好朋友。

“几天前，我乘公共汽车，一直站在一群小太妹学生的旁边，当然，她们没有给我让座。”他的口气里全是对社会的不满。在老夫子的眼里，除了土里土气的丑女生，一张脸被大眼镜挡去半边的女生，胖得跟八戒似的女生之外的女生，都被他归结到小太妹一类。

阿呆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呵欠，且说了一句：“无聊。”

老夫子指了他：“滚出去，8分！”他的话音未落，阿呆已经施施然出门去了。

其实阿呆这名字，也是物理老师还没有想到用分数给学生